

论明清时期读者与通俗小说评点的关系

蔡亚平 程国赋*

〔摘要〕 明清时期,读者与通俗小说评点的关系相当密切。读者尤其是下层民众读者的介入推动了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的普及;在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评点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为读者揭示了小说的创作主旨、人物塑造特点及小说文法;明清通俗小说评点中出现的假托风气也与读者关系紧密。可以说,读者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评点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 读者;明清通俗小说;评点;假托

明清时期小说领域评点盛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宋元以来诗文批评形式的影响,也有明清时文评选风气留下的烙印^①。与未经评点的小说作品相比,小说经过评点后通常更受读者欢迎,以明末清初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为例,晚清王韬光绪十四年(1888)撰《水浒传序》指出:“《水浒传》一书,世传出施耐庵手,……其书初犹未甚知名,自经金圣叹品评,置之第五才子之列,而名乃大噪。”^②可见评点有力地促进了《水浒传》的传播。

鉴于学术界对小说评点的研究比较深入,本文不拟对明清通俗小说评点做全面考察,而是从小说读者的角度阐述评点现象及其特点与意义,尝试对读者与小说评点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以探讨明清通俗小说评点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并分析小说评点中出现的诸如假托等特有的文化现象。

一、读者与通俗小说评点的普及

小说评点的目的多种多样,有些是文人借其抒发个人情感,也有些受市场和读者因素影响较大,为读者提供方便,带有比较明显的商业色彩和功利目的。《世说新语补》凡例第八则云:“《世说》豫章

* 蔡亚平,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程国赋,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510632。

①关于明清小说评点兴盛的原因,可参见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述。

②王韬:《水浒传序》,上海:大同书局《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石印本,清光绪三十三年。

本,圈点句读,特便观者。”^①显然,豫章本《世说新语》的评点以方便读者作为出发点。通俗小说评点更是如此,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余象斗三台馆所刊《列国志传》卷首识语指出:“《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余象斗在《列国志传》旧版的基础上重新刻印,并增加了两个内容即“全像”和“批断”,其中“批断”即评点,目的就是“以便海内君子一览”,可见读者是小说评点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小说评点受到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广泛欢迎,其中下层读者尤为引人注目,笔者试就下层读者与通俗小说评点的关系加以论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大约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加入到小说读者的行列。明天启年间天许斋刊本《古今小说》卷首所附绿天馆主人叙称:“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天启四年金陵兼善堂本《警世通言》识语称:“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所谓下里,即乡里;所谓里耳,即下里之耳目,指平民百姓的欣赏趣味和水平。随着下层读者队伍的不断扩大,满足下层读者的阅读需要成为评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最早的通俗小说评点出现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书坊周曰校万卷楼所刊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透露出有关下层读者与评点之间关系的信息,其书识语称:“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矣。”周曰校在此主要说明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所做的编辑工作,包括为句读做圈点,为难字作音注,对地理作注释,对典故作考证,增补缺略,补充插图等,其目的在于使读者“抚养心目俱融,自

无留难”。从周曰校为难字、地理、典故做注释或考证可知,这主要是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中下层读者服务的。

万历四十三年(1615)沈应魁所刊《广谐史》虽是文言小说,但其书凡例就下层读者与小说评点的关系也作了明确说明:“时尚批点,以便初学观览,非大方体。”凡例作者将“初学”与“大方”对举,可见评点主要为知识水平有限的下层读者阅读服务。清代观鉴我斋雍正年间撰《儿女英雄传序》也指出:“且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圣叹、竹坡诸人读而批之;中人以下乃获领解耳。”^②金圣叹等人的评点有助于“中人以下”之人,即社会地位较低、文化知识储备比较薄弱的中下层读者理解小说内涵。通过上述材料不难看出,至少自明代后期始,小说评点的目的和动机与之前的诗文批评、时文选评相比产生较大转变,下层读者的阅读需求成为评点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由于下层读者队伍的壮大,明清时期书坊和书坊主为满足他们的阅读需要而设置小说评点,另一方面,通过评点让下层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作品,从而又使小说评点更加普及。对此,李贽评点《水浒传》可为例证,据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描述:

里中有好读书者,缄默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检《十三经》或《廿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予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这位居住于“里中”、喜欢读书的读者正是通过李贽的评点才认识到《水浒传》之“奇”,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评点,“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评点揭示通俗小说在语言文字、创作主旨、人物塑造、章法结构等多方面的独特之处,

^①《世说新语补》凡例,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6页。

^②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古本小说集成》据聚珍堂初刊本影印《儿女英雄传》卷首。

促进读者尤其是下层民众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二、评点为读者揭示小说创作主旨

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之间,评点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正如明末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所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小说作者的创作主旨通过评点揭示出来,使读者得以接受与理解。

了解小说的创作主旨,对阅读行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云:“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而评点有助于揭示小说的创作主旨,指导读者阅读。对于这一点,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自序》云:

此书由来以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虽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予期以数月之暇,注明指趣,破其迷罔,唤醒将来之学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

张书绅考虑到读者对《西游记》创作宗旨茫然不知,现有的数家评点文字又多系捕风捉影,并未揭示出小说之“正旨”。有鉴于此,他花费数月时间评点《西游记》,解读书中旨趣,为读者提供参考。清代太平闲人也认为《红楼梦》的评点为读者揭示了小说作者之“正意”,其《红楼梦读法》云:

《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间有巨眼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失,仍难脱累。得闲人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夫然后闻之足戒,言者无罪,岂不大妙?

读者阅读《红楼梦》时,在理解与认识上往往带有一定片面性,只知小说中正面描写之美,而不知其反面寓意。通过评点,可以“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有助于读者更全面知悉小说主旨,体会作者的用意。

评点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下面笔者结合通俗小说具体章节的评点,通过例证对此进行阐述。

例一,明万历袁无涯刊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题李卓吾评曰:“禳瘟是救世婆心,放魔是显忠手段,作者于简首拈出,大有深意。”^①禳瘟、放魔是《水浒传》中的重要情节,寓含着作者救世、显忠的深意,评点者予以点明,希望读者认真体会。

例二,在题李贽评点本《西游记》之中,多处可见评点者对作者创作宗旨的阐发,以便读者理解。第二回总评云:“《西游记》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如此回中,‘水火既济,百病不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俱是性命微言也。……混世魔王处亦有意。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理势然也。若成道之后,不灭得魔,道非其道也。所以于小猴归处露二语曰:脚踏实地,认得是家乡。此灭魔成道之真光景也。读者察之。”^②评点者强调“《西游记》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随后举出一些诸如“水火既济,百病不生”之类的语言,并点明混世魔王一节所蕴涵的深意,希望读者透过这些文字体悟其哲学、文化含义。

例三,《绣屏缘》佚名评本第八回回末评云:“此回小说,用意甚深,而观者或未之觉,何也?其始也,遇蕙娘则有孙虎为之解,……而下回之面目开矣。其继也,遇素卿(则有程)书为之救,有程书为之救,而十一、二回之机权现矣。”^③评点交代《绣屏缘》第八回的用意,本回具有“启

①《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第一回题李卓吾评,《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②《西游记》第二回题李贽回末总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③《绣屏缘》佚名评本第八回回末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十八辑《艳情小说专辑》据清抄本影印,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下”的作用,如不经评点,读者“或未之觉”,而通过评点,读者则可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评点正是沟通小说读者与作者的重要媒介,通过评点可以加深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主旨的理解,减少小说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误读现象。

评点者向读者揭示的各种创作主旨中,劝戒主旨比较普遍。明代李云翔《封神演义序》云:

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锺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鄙俚,而于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或以嘲谑之语以写其忠贞侠烈之品,奸邪顽顿之态,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书成,其可信不可信,又在阅者作如何观,余何言哉?

李云翔评点《封神演义》,歌颂忠贞,谴责奸佞,意在唤醒世道人心。清代王士禛评《女仙外史》第十四回曰:“神鬼精灵,出没笔端,妙在亦寓劝惩之旨,足以正人心而维世道,不可作仙真游戏,草草看过。”^①提醒读者注意小说的劝惩之旨,希望读者领会其教化作用。

三、评点为读者揭示小说人物塑造的特点及成就

小说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特点及成就往往通过评点得以阐发,小说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隐笔或缺笔之处,也通过评点予以揭示,评点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搭建起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1. 评点对通俗小说人物形象进行解读或补充,便于读者全方位、多侧面地了解小说人物性格特点及心理状态。

评点常常向读者揭示小说人物塑造的特点及成就,以明代题为李贽评点的《水浒传》为例,他对《水浒传》在人物刻画上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三回回评云:“描画鲁

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读者亦以为然乎?”第九回回评云:“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摩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拨处,一怒一喜,倏忽转移,咄咄逼真,令人绝倒,异哉!”第十五回回评云:“刻画三阮处各各不同,请自坐眼。”评点者认为,《水浒传》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小说作家抓住每个人性格的独特之处进行了描写。同样写急性子人物,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各不相同,其妙处“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对于鲁智深、洪教头、差拨等不同身份的人物,作者刻画得“咄咄逼真,令人绝倒”。评点者在评《水浒传》之际,注重与读者的互动,他在评点文字中提出:“读者亦以为然乎”、“请自坐眼”,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的精妙之笔。

评点者除揭示通俗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及成就外,有时还对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进行补充,为读者解惑。试以清代步月主人所编《再团圆》为例,此书今存清代泉州尚志堂乾隆年间刊本,其中《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即《拍案惊奇》卷二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讲述元代至正年间,真州人崔俊臣在赴任温州永嘉途中遇盗而夫妻离散,妻子王氏流落至尼庵削发为尼,后来二人凭借一副芙蓉屏,在退居姑苏的御史大夫高纳麟的帮助下再次团圆。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小说之际应会留下疑问:高公先后把崔、王两人接到家中后并未立即让他们团聚,而是遍邀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大张宴席,当着众人的面才让崔俊臣夫妻相认。高御史为何要这么做呢?尚志堂刊本《再团圆》

^①《女仙外史》第十四回《二金仙九州游戏诸神女万里逢迎》回评,《古本小说集成》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图书馆藏钧璜轩本影印。

于此处有句评语：“此亦高公有意扬名。”这句评语可谓中肯。高纳麟具备热心助人、豪侠仗义的高尚品德，同时也有着热衷名声的一面，小说评点虽寥寥数语，却让读者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更多一份了解。

2. 评点者对通俗小说人物塑造提出不同意见，纠正读者可能存在的错误认识，提醒读者注意。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对宋江的形象塑造提出自己的看法，明崇祯贯华堂刊《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十七回评中，金圣叹认为，读者在阅读《水浒传》时对宋江的看法存在偏差，“从来人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忠义”，而实际上宋江具有“通天之罪”，吟诵反诗尚属小事，他放走晁盖等人使之后来成为危害朝廷的罪魁祸首，这种行为更是错误，根本不能被称为忠义。金圣叹还在《水浒传》第五十七回回前总评中列举了宋江不能称为忠义的十个理由，也可谓宋江的十大罪状，通过评点否定《水浒传》“忠义说”，试图纠正读者对宋江“以忠义目之”的偏见，认为宋江是假忠义、真奸贼。对此，清代评点者王望如表达不同看法，醉耕堂刻《评论出像水浒传》第五十九回回末评曰：

金圣叹痛恶宋江，而于风吹旗折不止盖行，坐以赵盾弑君、世之弑父之罪，公明有知，当仰天撻首而叹奇冤之同覆盆也！梁山非晁家世业，宋江才名又远过乎盖，祝庄、高唐、青州、华州，亲冒矢石，屡居奇功，盖即不死，亦应义让公明，而况乎其中箭死也。林冲曩尊晁盖，今又尊宋江，虽举目有河山之异，而风景不殊，悲喜交集，必加以咄咄相逼而曰伯仁由我，岂豹子头亦与谋者耶？余不敢扶同入人死罪，故特平反也。^①

王望如指出，金圣叹因痛恶宋江，评点时存有偏见，对其坐以重罪。“公明有知，当仰天撻首而叹，奇冤之同覆盆也！”他认为晁盖之死、宋江称王并非宋江之主观意愿，更非宋江之错，因此为

其平反，希望引导读者对这一小说人物能有更客观的评价。金圣叹、王望如对《水浒传》中人物的不同评价，表达出他们作为小说读者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他们作为评点者对读者在理解小说人物形象方面的指导。

清人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也指出读者在人物理解上的偏差。以吴月娘的形象塑造为例，《金瓶梅读法》云：

篇内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顺。看者止知说月娘贤德，为下文能容众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随一读书守礼之夫主，则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为雅，谨守闺范，防微杜渐，举案齐眉，便成全人矣。乃无如月娘止知依顺为道。而西门之使其依顺者，皆非其道，月娘终日闻夫之言，是势利市井之言，见夫之行，是奸险苟且之行，不知规谏，而乃一味依顺之，故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后文引敬济入室，放来旺进门，皆其不闻妇道，以致不能防闲也。……泛泛读之，何以知作者苦心？^②

《金瓶梅》中吴月娘一直表现出对丈夫西门庆的百依百顺，使一般读者认为月娘乃贤德之人。张竹坡则强调月娘所嫁非人，受西门庆诸多影响，虽然资质本来不错，但逐渐被习俗所浸染，做出很多不符妇道的行为，“泛泛读之，何以知作者苦心？”只有细致地阅读与体察，才能明白小说中蕴涵的深意。

四、评点为读者揭示小说文法

对小说文法的揭示是小说评点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察有关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的文献材料可以发现，评点者在揭示小说文法的同时，亦体现出明显的读者意识。

^①《评论出像水浒传》第五十九回王望如回末总评，见《水浒传》会评本，第1518页。

^②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明清通俗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线索繁多,情节复杂,有些作品跨越的年代很长,创作手法也复杂多样。评点者因而常对小说文法加以揭示,以指导读者阅读小说。清代谢颐《第一奇书序》云:“《金瓶》一书,……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兴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①《金瓶梅》有一百回之长,情节线索繁多,“每令观者望洋兴叹”,而张竹坡的评点则可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用意。清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例言第二则亦云:“原书每回后有总评,论事精透,用笔老辣。前十余回,尤为明快。惜后半四十二、三、四及五十三、四、五,共六回,旧本无评。全或单辞只义,寥寥数语,亦多未畅。是册阙者补之,简者充之,又如眉批圈点,更足令人豁目。”^②

晚清觚庵曾就小说文法、评点、读者三者的关系作出形象比喻,他在《觚庵漫笔》中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吃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章章法句法。”^③觚庵充分肯定毛宗岗父子的评点在《三国演义》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毛氏评点,读者阅读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下;而有了毛氏评点,读者则可细细品味,对小说的篇法章法句法了然在胸。

下面结合明清通俗小说作品的创作与评点实例,探讨小说文法、评点、读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评点说明小说情节的重要转折处,提醒读者注意、指导读者阅读。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第六十回评点者曰:“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

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水浒传》情节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晁盖等人聚义梁山是官逼民反的话,那么宋江把聚义厅为忠义堂则为后来主张招安埋下伏笔。这一改动显示出宋江与晁盖等人不同的政治主张与处事风格,评点指出这一情节的重要性,提醒读者“不可草草看过”。

第二,评点点明小说情节的不合情理之处。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第六十回评点者曰:“宋江吴用也是多事,如何平白地要好人做强盗,最可恨是赚玉麒麟上山也。”宋江等人赚取卢俊义上梁山一节,评语指出其为《水浒》中情节疏漏、不合情理之处,对读者阅读进行提醒与指引。续书评论者对此也有提及,清代蔡元放《水浒后传读法》指出:

卢俊义,本是好好一个北京员外,安居乐业;即是本领武艺甚好,而山寨中兵多将广,尽可不必需此一人。乃忽然平地生波,将他赚哄上山,要他入伙,弄得他家破人亡,受刑拷打受苦,即他一身,亦几乎死于非命。虽说罡煞数应聚会,然毕竟觉道不妥。^④

蔡元放认为宋江等人骗取卢俊义上山的行为非常不讲道义,此情节其实是小说创作中的一处败笔,这与容与堂刊本评语所持观点相类。

第三,读者阅读通俗小说时将正文与评语相互参照,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清嘉庆十二年(1807)永安堂刊《白圭志》第四则凡例云:“此书每回之首……评语数行,书之条目也。在观书者或先观评语,然后看正文;或看了正文,再观评语,加以己意参之,方是晴川(按:即评点者何晴川)知音。”^⑤清康熙年间通俗小说《百炼真》凡例第四则也强调:“关目紧要处,必细加圈点,逐一批出。”^⑥评点紧扣小说内容、情节,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接受小说的创作主旨

①谢颐:《第一奇书序》,《金瓶梅》会评会校本,第1475页。

②《儒林外史》例言,据同治十三年刊本《儒林外史》,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③觚庵:《觚庵漫笔》,载《小说林》第1卷。

④蔡元放:《水浒后传读法》,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

⑤《白圭志》凡例,《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嘉庆十二年永安堂刊本影印《白圭志》卷首。

⑥《百炼真》凡例,《古本小说集成》据康熙年间本衙藏板影印《百炼真海烈妇传》卷首。

与章法结构等等。

另外,评点者对小说文法也非常重视,清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总结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多种读法以阐明小说中运用的各种文法;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共45条,多处云“知此者,方可读《西游》。”评点者阐述小说文法,其主要目的正如蔡元放在《水浒后传读法》中所言“略为点出,以公世赏”,是为读者服务的,以指导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小说作品。

五、读者与通俗小说评点中的假托现象

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通俗小说创作、编辑、传播领域,假托之风非常普遍。例如清初小说《十二笑》标明“墨憨斋主人新编”,其书封面识语声称:“墨憨著述行世多种,为稗史之开山,实新言之宗匠,名传邗下,纸贵洛阳,兹刻尤发奇藏,知音幸同珍赏。意味深长,勿仅以笑谈资玩也。”^①明末冯梦龙因编撰“三言”等书名噪一时,但他于清顺治三年(1646)即去世,《十二笑》标明“墨憨斋主人新编”,显系假托。这种假托之风一直延续到晚清,吴沃尧《李伯元传》云:“(李伯元)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诤谏为宗旨。……每一脱稿,莫不受世人之欢迎,坊贾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说,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见重于社会可想矣。”^②吴沃尧指出,李伯元创作的《官场现形记》、《中国现在记》、《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小说,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书商以谋利为目的,以他人所撰之小说“假君名以出版”,可见晚清小说创作、编辑、传播领域假托风气依然兴盛。

从现存文献来看,周曰校万卷楼明万历十九年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出现评点的

通俗小说,此书卷首识语指出:“敦请名士按鉴参考……俾句读有圈点”。明代余象斗双峰堂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上端《三国辨》云:“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③以上两则识语中所谓“名士”、“名公”等,通常都是书坊周围的下层文人之假托,或是书坊主自己冒称名家进行评点,借助名人效应以扩大小说刊本的影响。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中常常被假托的名人有李贽、陈继儒、汤显祖、徐渭、冯梦龙、钟惺、金圣叹等人,其中假托李贽者最多,明代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卷六云:“李贽字宏父,号卓吾,……所著有《藏书》、《说书》、《焚书》等集,板刻于长洲黄氏,人争观之。吴下纸价几贵,以故坊间诸家文集,多假卓吾先生选集之名,下至传奇小说,无不称为卓吾批阅也。惟《坡仙集》及《水浒传叙》属先生手笔,至于《水浒传》细评,亦属后人所托者耳。”^④在假托李贽的文人之中,比较有名的是叶昼,明代钱希言《戏瑕》卷三《贻籍》指出:“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清代周亮工也提到:“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⑤更多的假托者不知其姓名,正如清代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凡例》所云:“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⑥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中出现的假托风气,与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钱希言云:“顷又有贗袁中郎书以趋时好,如《狂言》,杭人金生撰,而一时贵耳贱目之徒,无复辨其是非,相率倾重贗以

①《十二笑》识语,《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初写刻本影印《十二笑》卷首。

②吴沃尧:《李伯元传》,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月月小说》第3号。

③《三国辨》,《古本小说集成》据明代余象斗双峰堂刊本影印《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首。

④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卷六,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73页。

⑤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周亮工全集》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05-106页。

⑥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凡例》,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购,秘诸帐中,等为楚璧,良可嗤哉!”^①描述杭州人金生撰写《狂言》一书,假托名家袁宏道,“以趋时好”,一些读者被袁的名声所蔽,不去辨别书之真伪而争相重金购买,视作珍宝。明人盛于斯云:“余最恨今世齷齪竖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将自家土苴粪壤,辄托一二名公以行世。而读者又矮人观场,见某老先生名讳,不问好歹,即捧讽之。”^②明代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云:“夫伪为先生(按:指李贽)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第寝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③以上三则材料均指出,小说、戏曲

评点方面出现的假托与读者有着紧密联系,读者喜欢阅读名家作品,“见某老先生名讳,不问好歹,即捧讽之”,对于标明李贽评点的作品,“耳食辈翕然艳之”。读者这种追捧名家的独特心理,是导致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评点领域出现大量假托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就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评点的关系进行论述,尝试从特定视角考察通俗小说评点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并以此求教于专家、同行。

(责任编辑:陆 林)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ers and Comments on Popular Fic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I Ya-ping, CHENG Guo-fu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ader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ritics' comments on popular fictions: the former (especially the readers from lower classes) were greatly involved in promoting the latter. Those critiques and com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fiction authors and their readers. In addition, the critics' comments revealed the purpos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uctures of the fictions. The trend of *jiatuo* (假托, some critics posed as celebrities) in their comments on popular ficti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so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ader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reader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nts on popular fictions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 reader; popular fic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ritiques and comments; *jiatuo*

^①钱希言:《戏瑕》卷三《贻籍》,《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据明刻本影印,第1143册,第589页。

^②盛于斯:《休庵影语》,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9页。

^③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李贽文集·续焚书》卷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